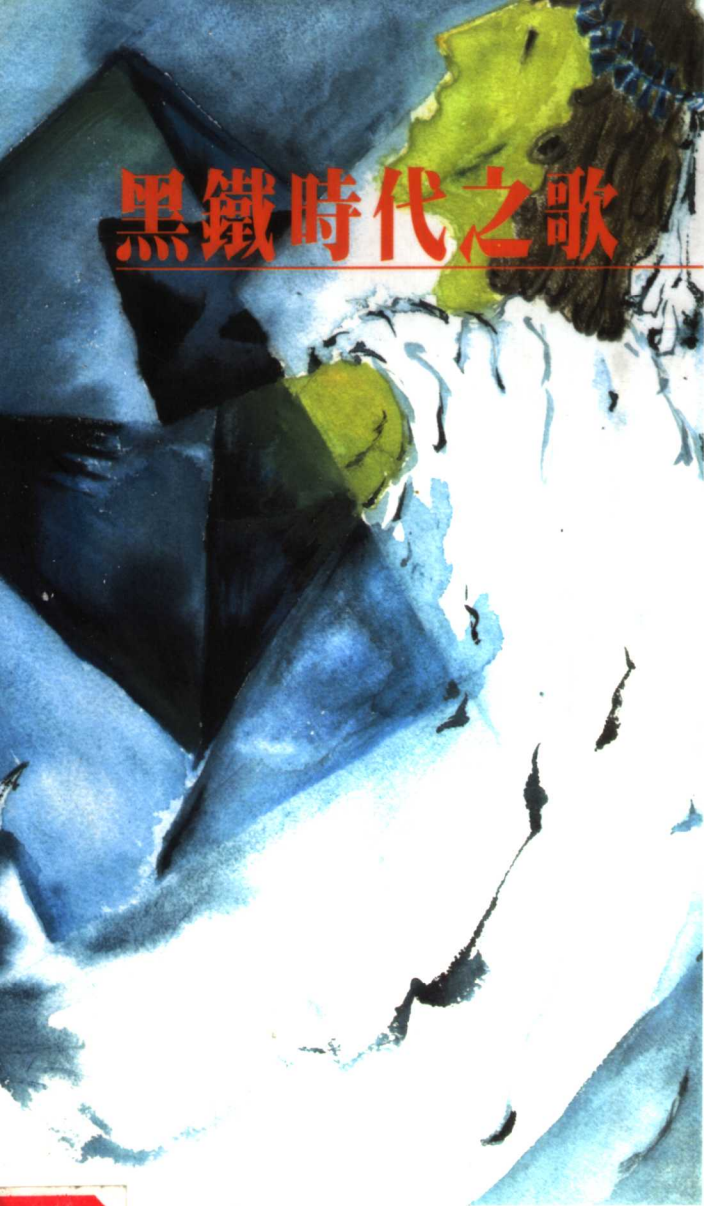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黑鐵時代之歌

洛謀 著

黑鐵時代之歌 (The Ballads of the Iron Age)

作 者：洛謀 (Desmond Sham)

封面設計：何汶慧 (Mandy Ho)

出版社：明德出版社 ©

香港西營盤郵箱 50431 號

Ming Tak Publishing Company

P.O. Box 50431,

Sai Ying Pun Post Office,

Hong Kong.

印 刷：特藝印務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屈臣道 4-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

發 行：商務印書館 (香港) 有限公司

九龍紅磡鶴園東街 4 號恆藝珠寶大廈 2 樓

電 話：2362 6207

電 郵：mingtakpc@hongkong.com

出版日期：二〇〇二年八月

售 價：港幣四十元

國際書號：962-86565-4-6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黑鐵時代之歌

叛・玩・伴・換

羈魂

——序洛謀詩集

兩年多來斷斷續續讀到洛謀的詩，對這個愛以奇思異句力圖創新的年輕詩友已留下一定的印象；如今有幸一口氣地讀到他即將出版的詩集，一窺全豹，不期泛起：「叛・玩・伴・換」四個大字。

——站在書架前／面對先行者的名字／肅立／致敬，
但是／沒有學習 〈隨想片斷〉

雖然「沒有學習」，至少還曉得對「先行者」「肅立致敬」，初涉詩壇的洛謀儘管傲氣盎然，卻仍游離於「叛」與「不叛」之間吧！

——我們就這樣跪著／等候接見／雙手舉高／準備呈
上的信／……／我們就這樣一直跪著／自二千年
以前—— 〈跪〉

真正的「叛」原來自「反」吧！正言若反（或反言若正）地盡吐中學生對不合理的「校規」的斥控！減削了早前的狂傲，卻增添了漸趨成熟的深沉。孰得孰失，何來辨之之人？

狂傲與深沉以外，年輕的「叛」很多時與「玩」是無法截然分割的：

——如果在現實中 / 你仍深信 / 人魚公主會為王子犧
牲 / 那麼，你只會是 / 另一個人魚公主

〈童話的反思〉

煞有介事的「反思」原來只是少不更事的「玩」笑吧！
不過，洛謀好叛愛玩的本性，始終無由羈勒，在往後的作品中，更不時露他一手：

——看！看你的孩子 / 擁有牛的腿 / 和人的手腳 / 你
且看看他，如何 / 走 / 路

〈大師的風範〉

「童話」以外，「神話」原來也難以倖免地成為「叛」、
「玩」的對象，奈何！尤甚的是連古典詩詞，也給他拿來斷
章取「字」，「玩」個痛快。（像把整闋〈江城子〉隱題
成詩，將蘇軾悼念亡妻的深情「玩」「換」為現代人的濫情，
唉！）

——王子與公主 / 是存在的不存在 / 或存在的不曾存
在 / 還是不存在的存在 / 或不曾存在的存在？

〈深夜裡在被窩中的一個電話旅程〉

「玩」字到了如斯走火入魔之境，我彷彿瞥見年輕時寫
〈八角球〉的自已了！

——我在地上 / 看到一個個漏了氣的透明間諜氣球 / 這
裡在晚上 / 原來是個搞出人命的戰場

〈走過文化中心〉

「文化中心」外絕不文明的勾當，除了冷嘲熱諷，展示同樣無聊的「叛」、「玩」外，可還有些甚麼？

——學生要做一份專題報告／關於同性戀和性／解惑的精神／教妳／親她的嘴，掀起她的裙／從社會教育教授至生物
〈師說——戲贈山地妹〉

把傳統道貌岸然的「師道」，一轉而為桀驁不馴的「師說」，洛謀的「玩」世不恭，至此可算已臻極點？猶幸「戲贈」的卻是和他「做了兩年有多詩友」的姐姐「山地妹」！

說起來，洛謀對詩之所以樂此不疲，「詩友」的影響著實不可忽略，甚至可以說，如果缺少了詩路上的夥「伴」，我們這個好叛愛玩的小伙子，恐怕也不會如此多產！

——我們只活在圍牆的上面／……／圍牆的下面是一條不能走的路／……／我寧願跌下圍牆／即使他們說／我將會後悔／……／而我們把圍牆／推倒，在圍牆上面／也可以走著圍牆下面的路
〈夢旅人〉

「推倒圍牆」的「叛」，不也依賴「身邊的一些人」作「伴」？

——即使你手持托洛茨基的著作／即使你捧著托洛茨基的肖像／也只是法國托派／……／就讓他們在耶穌像前／說自己是罪人／我們也可以／到奧林

匹斯山

〈別人的話〉

慧黠的洛謀，總愛如斯肆無忌憚地在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」跟前，大放厥詞，到頭來卻絲毫不損與詩路同「伴」的感情，著實匪夷所思，也難能可貴吧！

——如果兩年前 / 這裡沒有攪動咖啡 / 和一片片的檸檬 / 多少年後 / 檸檬茶杯底沉澱 / 尚有一首詩？

〈詩約星期六〉

沒有兩年來「星期六詩社」的「伴」，沒有「咖啡」和「檸檬」的「攪動」，洛謀的才華也許還「沉澱」於不知哪一個角落裡！

——我在文件夾內找著一張詩社朗誦會的單張 / 身旁的朋友在三十分鐘前教我說的一句 / 「請支持一個建設香港的詩社， / 只要你支持寫詩，我們或會投你一票！」

〈傳單〉

看似鬧著玩的「身旁」，「朋友」同樣看似鬧著玩的「支持」，其實就是一股無形的動力，讓「四圍蒲」的小子穿梭於「詩」與「政治」的流潦之間……

——席間，一位前輩把酒瓶舉起 / …… / 從每一個人獨特的杯子 / 倒進另一個人的杯中 / 杯子雖然不同 / 但每一個人的杯子裡 / 總有一些酒 / 混合自己杯子的形狀 / 匯聚成不同的醇度。

〈酒〉

是「酒」是「詩」，「前輩」的拳拳盛意原是「不能違背的承諾」吧！「同儕」互勉以外，「前輩」的激勵不也是另類的酒朋，不，詩「伴」？

當然，十來歲少男心目中的理想之良「伴」，自是可以談心共話的小女孩。以「詩」自明也自鳴的洛謀，很難想像會缺少那些為異性而寫的「類情詩」呢！

——寥寥的數筆／輕輕的幾句詩／編織出／一封情書／寄出的時候／才發覺／沒有貼上郵票 〈情書〉

——我會給你撥個／電話／然後你父親／會問我一句／「想追我的女兒？」／我會說是／抑或不是／……／你只是我詩中的句子——／原來
 〈從兩個世界的兩個形式去愛一個女孩〉

初涉所謂「情場」，欲迎還拒，卻又自解自嘲，九九年的洛謀仍是「孩子氣」得可以，也「玩」得可以！

——（然而／那個你真的是你嗎？／我真的再沒有見過你？／還是我根本不曾認識你——／列車載著的／一定是遠去嗎？） 〈後設的詩〉

疑幻疑真，也患得患失，這般滋味，哪個少年不曾有過？二〇〇〇年的洛謀又豈能例外？

——失手又何妨／明天再來布偶機前／夾同一個布偶／夾子總有一天不會空虛 只要／這個布偶並沒有被

他人夾走

〈夾布偶機〉

二〇〇一年突如其來的自信與堅持，究竟是真正的成熟，還是故逞的頑強？也罷，就讓十來歲的男孩以「詩」去點綴所謂的「愛情」，不，不，是以所謂的「愛情」去點燃他的「詩」吧！

不過，無可否認，從一九九九到二〇〇一年，洛謀在不同夥「伴」的影響下，已日漸成長、成熟過來，部分詩作也收斂起前期那肆意的「叛」、「玩」，稍稍變「換」為較有深度，也較具控握的風貌：

——椰子並不在於椰汁 / 只在於它的大小—— / 亦不需要理會 / 椰子是否已經成熟

〈關於兩種水果的兩個故事〉

「已經成熟」的反諷，遠勝但求過癮、只顧賣弄的「叛玩」啊！也許，年輕的洛謀還不曾全然體驗與體味人生，卻能漫不經意地為它輕輕按放一個教人會心的註腳——若「只在於它的大小」，咱們年輕的歌手豈非全給埋沒？

——這裡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/ 連維納斯與賽姬 / 亦每天爭奪一部電視機 / 從廚房爭吵至廳堂 / 丘比特也懶得回家 / 終日跟宙斯和阿波羅到處鬼混

〈黑鐵時代之歌〉

雖然仍是「叛玩」神話的伎倆，卻不只是隔火觀火式

的諷嘲，而是摻滲了生活的真實而來的絲絲感慨、同情。

此外，二〇〇一年的〈星期六凌晨，西洋菜南街〉、〈預先綵排的分手〉和〈一一〉等作品，也反映了洛謀在「叛玩」方面的成熟——透過詩人實際的體驗，加上敏銳的觸覺，他確切地刻劃出這一代的年輕人，在看似「糜爛」的「叛玩」生活背後，那份不忿不甘的游（遊）離。

當然，最能顯示洛謀真情深意的，還有他抒寫親情，以及諷喻時事、政治的詩。好像他為祖父的亡故所寫的幾首詩，直教人感動不已：

——透過分隔睡與醒 / 的玻璃牆 / 我感覺您胸口的起伏 / 聽到您的脈搏在不聽話的跳躍

〈給睡著了的祖父〉

不肯接受現實，堅持祖父只是「睡著」、「胸口」仍然「起伏」、「脈搏」仍然「跳躍」，儘管還是很孩子氣的話語，依依不捨的深情卻已然「起伏」、「跳躍」於字裡行間吧！

——於是我回到祖父的家 / 蝴蝶停留於 / 此情可待的神櫃前 / 腦海中，蝴蝶愈來愈大 / 甚至，掩蓋了 / 祖父的 / 容貌

〈祖父的蝴蝶〉

很西方魔幻的想像，結合很中國傳奇的色彩，親情、哲理兼備，這可是洛謀一條可供開闢的坦途？

——死亡之後 / 我回復少年的樣貌 / 重遇一一逝去的
姊姊、朋友、老師 / 我在會議前找到了車禍後喪
生的友人
〈下一站……天國〉

從「叛玩」的腔調「換」轉過來的這「一個關於生死的夢」，親情、友情、師生之情那介乎現實與超現實的牽纏，不又是另一個尋「伴」的故事？（當然意料之外的某些奇想，還是教人耳目一新的。）

不過，洛謀始終丟不去他的本色，偶爾按捺不住要露他好一手「叛玩」的伎倆：

——給您弄了隻元寶 / 好讓您在夢中與祖母 Shopping
/ 但是 它變了形 / 原來您是個畫家
〈給睡著了的祖父〉

——莊子喜歡吃甚麼呢？／我不知道。道士把日子／錯誤地告訴我的父母／祖父錯過了／一頓豐富的宵夜／（莊子喜歡吃曲奇餅嗎？）〈祖父的蝴蝶〉

儘管創意盎然，何其稚氣，甚或淪於搞笑、失控的跋扈飛揚還是教人扼腕的。

說到洛謀的「諷喻詩」，初時仍以一貫「叛玩」式的嬉笑怒罵，針對「傳媒的惡行」、「核輻射」等時事，流露年輕人的不滿，後來卻漸漸改「換」成對政治或深沉或

委婉的寄意：

——某年夏天／我們手執白色的蠟燭／穿著素衣、纏著白帶／坐在公園裡／唸出／第一千零一個挑戰者的／墓誌銘／你告訴孩子：／「哥哥、姐姐們／正在尋找／英雄。」
〈某年夏天〉

十多歲的孩子對十多年前的「英雄」故事，究有怎樣深切的體會？

——爸爸說其實你去遊行沒有意義／當心公司將來不聘請／還要避開記者的鏡頭／爸爸你是否記得／那年那夕帶我走過的路／和向我講解昨夜的事翻開過的《成報》
〈那年那夕〉

深切的體會原來自父親當年帶他一同走過的路吧！可惜，時間與時勢的換移，如今伴隨他走的，可會是誰？

——又是〈血染的風采〉／又是淚水在眼眶悄悄遊蕩／我繼續努力向前走／小時候的我在身旁／向我揮手問哥哥你不累嗎？
〈那年那夕〉

兩個我同時同地出現、對話，很鍾偉民〈冬夜漫步〉的場面；只是，一老一少的雪狼，對寫詩那份悔而不悔的執著，與一幼一嫩的洛謀，對理想悟與不悟的堅持，反映的卻又是截然不同的個性——前者的沉潛，相對後者的率真，不也印證詩路上時間與時勢的換移？不過，說到底，洛謀

率真的堅持，在他那一代年輕人中，還是異常難得的：

——您只是一個失憶的人／忘記十二年前的五月／曾經勇敢／現在您只懂說／在這一種遊戲規則中／唯一的方式／卻沒有想過 規則的本身／……／媽媽我沒有做錯／至少，我要讓您知道／克服的意義
〈媽媽我沒有做錯〉

成人世界自縛自限的「規則」，往往反能托顯年輕心靈自期自許的「意義」吧，毋怪乎山地妹也笑說他「假若一天不當詩人，可以去當長毛第二」！

歸根究柢，真正的反「叛」從不是「玩」笑，同時永恆的「伴」侶（不管詩路上的，還是人生路上的）也不應輕言改「換」。這本集子已讓我們看到年輕的洛謀可愛亦可貴的一面，希望他在「轉益多師」之餘，仍能堅持理想，不斷創作更不斷蛻變下去，好待歲月把這埕「正濃猶澀的新醅」，醞釀成另一縷散發本土奇香的醇醪……

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

序

黃陞光

「詩言志」——言為心聲，常常向人解說，不論古往今來，從來「詩」是最精妙的語言，如果連基本的文法也掌握不到，還是先不要學寫詩；其次是心志，不必要胸懷大志，也不要雄心壯志，只要矢志不移，一心一德，盡吐心聲，盡吐心中所想，率性行道，隨意所之，至於格律方面，率意為之也可，刻意為之也可，正如寫任何詩一樣，一半天然，一半人工，心志；天然，表達；不免人工，兩樣融和在一起，心手合一，那就成了。

岑學敏君，在升中四前，忽然對我說：他堅決修讀中國文學。低班時，曾助我出版校報。唸中四時，我勸他切勿放鬆數學，中五會考放榜，他的數學考取優異成績。中四第一學段文學考試，他退坐二席，我告訴他技巧方法，以後，此科他獨冠群倫。入預科後，岑君說要入大學修讀比較文學，我以為入港大為佳。

我們師生二人其實都愛詩，本人近年生活平實，詩情盡淡，偶然應酬畢業生，在紀念冊隨意寫上一二首鹹水詩。岑君正值少年，詩泉湧現，日日見新，細看他的作品，基本上，文筆流暢靈動，花鳥蟲魚，人間百態，他隨手拈來，皆能入詩，同時豐富的幻想力，無窮的創造力，巧妙的表達力，我認為他已能做到「盡訴心中情」，加上近來與某

些「人」「事」走在一起，自然蓄積著一些不平之氣，亦正是無根青少年的立足點，所以能在短短一二年間積詩篇滿秩，是有一定原因的。

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」——我與岑君亦師亦友，初相見，驚其狂放自適，相處後，深知「凡鳥豈有鳳態，俗人那會英姿」；「狂放」足見不可拘限，「自適」方是真性情，與人相交，捨此何求？他的同儕初亦如我，逐漸亦明白岑君並非標奇立異，自是另有一番見地，有時不同凡響吧了。

年假將至，岑君忽來找我替其新詩集作序，為師為友為同好，義不容辭，除陳述詩意外，深慶近年得此「深交」，聊叙數言以志，此序。

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三日（農曆年初二）

洛謀這小子

山地妹

不經不覺跟洛謀做了兩年有多詩友，我想他除了因為青春期還未完而長高了一點以外，都沒有甚麼改變：眼鏡後的眼睛依然散發稚氣卻充滿智慧的光采、一頭一休小和尚的短髮、唸起詩來還是那個認真的樣子。

唸書很好而且寫得一手好詩，在我身邊大概只有洛謀一個。「詩」學兼優，但從他平時告訴我的校園軼事去推敲，這小子一定是個大反派。「反」不是說他在學校裡欺凌弱小、調戲女同學，而是敢於為公義的事去頂撞校方。我在想，洛謀假若一天不當詩人，可以去當長毛第二。

說回洛謀的詩。洛謀是個很用功讀書、看電影、聽歌、四圍蒲的人，可能是年紀還小罷，花得起這麼的時間（真叫人羨慕又妒忌）。因此他常常有很多很好的題材去寫詩。印象中，洛謀寫很多詩送給女生，大概小男生都是這樣子啊。

雖然我是個比洛謀大好幾年的姐姐，但論詩齡我比他還短，所以要我在這裡寫些甚麼是有點尷尬的。其實大部分時間我都不全看懂他的詩，但有一樣東西我一定看得懂，就是他對每一句詩的認真和熱誠。

洛謀這小子，雖然在我口中常被罵作「成日掛住追女仔的小子」，但其實我認為這小子前途無可限量。且拭目以待。

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凌晨